



父亲与房子

父亲出身贫苦，在六兄妹中排行老三，全家挤住在一个小山村的五间破旧瓦房里。尤其祖父母的卧房紧挨后山，本就黑咕隆咚、逼仄憋闷，却还在墙角挖个火塘，鼎罐、吊锅散落在地。整间屋子一半卧房，一半厨房，难得找到落脚之地。床上的被褥总是焦黄焦黄，散发着烟熏火燎的气味。

祖父羸弱多病，加之久拖未治，经年劳碌，身体每况愈下，刚过天命之年便撒手尘寰。那年，父亲十九岁，俩姐姐已出嫁。父亲深知“长子当父”这个理，擦干泪水，强忍失去至亲的悲恸，用稚嫩的肩背扛起这个家。

品学兼优、还颇具文笔天赋的父亲，碍于家庭条件，只念过五年书。为了拉扯弟弟妹妹，他每天起早贪黑，内外奔忙。往往天蒙蒙亮，他便从山上挑回几担柴。屋内房外，檐前窗下，堆满劈柴和茅草。

黝黑的脸庞、过早的驼背、青筋暴突的手臂、粗砺皴裂的手指……都现出与父亲实际年龄不相称的沧桑老练。从乡下到县城四十多里，那条弯弯环环坑坑洼洼的山路，成了他青年时的谋生路。这路上，常见他颤颤巍巍的身影，晨光中，薄暮下，数不清蹉过多少个来来回回。一百多斤的劈柴，要挑上街去卖。两百多斤的坛装酱油或其他重物，要帮人挑回。为了省几毛钱，母亲给父亲捎些干粮上路。说是干粮，其实仅仅几个冷饭团，或几个烤红薯。一路奔波，这点东西哪能哄住肚子，通常只得饥肠辘辘回家。

母亲说，与父亲初识，觉得他老实巴交、

模样可怜。当时不知出于怜悯、还是感动，作出嫁给父亲的决定。

随着我叔叔和小姑渐渐长大，凭苦力已撑不起一大家的生计。母亲便出点子：去学门手艺吧。父亲相继学篾匠、木匠，都没成气候。

随着山村生活条件渐好，建瓦房的人家愈发多起来，父亲决心向我表伯学泥瓦匠。对收父亲为徒的事，表伯总不肯松口。父亲不急不恼，表伯在哪里做艺匠，他就紧跟到哪里，默默地搬砖递瓦、端茶倒水……不知是表伯有意考验期满，还是被父亲的诚心打动，半年后终于行了拜师礼。

提上泥刀、挎上卷起毛边打满补丁的帆布工具袋，父亲从此跟随表伯跑江湖，也与房子结下不解之缘。

从起基下脚、拉线开砌、立梁架柱、起脊分水、铺檩钉椽、盖瓦封顶……到刷墙壁、打地平、砌阶基、建灶台、挖火塘……甚至瓦房的大局设计和细节推敲，这些一般人很久才能参悟的建筑流程，有悟性有干劲的父亲很快上手，不出两年就能脱师了。随着泥刀日渐消蚀，他在十里八村的名声渐大，却没选择脱师单干，一直追随到表伯退休。他常念叨：“人啊，要感恩！”

父亲靠做泥瓦工，支撑大弟读高中，小弟读初中，直到助他们还有小妹成家立业。

家乡的山水间，父亲参建的房子雨后春笋般，散落，勃发。烟雨江南，如诗如画，也留下了他的笔墨，亦深亦浅。

总为别家建房，被破屋子挤怕了的父亲

也为自家建过三次房，搬过三次家。从山坳到小镇，每搬家一次，于他，都是一次异常艰辛的经历。

亲友自发前来帮工，随同父亲起早贪黑，撸袖卷裤，地基一锄一锹地挖，渣土一箕一箕地运。尤其是手工制土砖的流水线，好热闹。一大圈人赤着脚，不停踩拌一滩黄泥。搅好泥，上案板，和细沙，反复揉压，像形状变幻的面粉坨，很快成了砖坯。随着“嘭”的一声，砖坯被高举的双臂摔进木模框。小木弓上的钢丝弦就着木模，迅疾刮去模顶的浮泥，垫有底板的规整成砖推出。女人、孩子蛇形列队，一路小跑，接砖运砖，个个像举着餐盘的店小二。空地上，砖块被堆叠成数条长龙，在艳阳下蒸腾起潮潮的黄土香。

时代在变，山村房屋也在悄然生变。单层瓦房由“明三”或“明五”拓成“明三暗六”或“明五暗十”，再拔成两层板楼瓦房，然后改建大窗户、明阳台的砖混楼房……虽年岁渐大，但父亲仍不断地学新式房子的建法，主动适应时代变迁。

父亲老了，不知不觉年近古稀。本应颐养天年的他，仍舍不下建房的手艺，前些年还转战温泉城区各个工地，哪怕做点小工也毫不介意。每每见到他清瘦的身影，心便隐隐地酸了起来。

我妹妹在乡下老家建了栋带院子的三层小楼，让他安心养老。老父亲还会时常在家人面前絮絮叨叨，心心念念，渴盼回工地重操那虽艰辛却充实的旧业……

方钰霆(嘉鱼)

说，可能是伤寒，得赶紧送县医院，不然会丢命。当听说可能需要上千的医疗费时，父亲默默地走开了。那时的农村，一百元都是很大的数字，实在没办法，又很紧急，父亲咬咬牙，把老牛卖了，才送我去县医院。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我终于捡回一条命，回家以后，父亲一下子仿佛苍老了许多，直到母亲委托外公买来一头一岁多的小牛犊，父亲才慢慢恢复正常，开始每天牵着牛犊出门。经过一个冬天的精心喂养，小牛犊也慢慢长大了一些。

第二年春天，父亲开始教小牛犊犁田，母亲在前面牵着，父亲在后面把着犁尾，身体前倾，承担了一部分向前的力，一个上午才犁了一小块地，父亲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老牛在几分钟就犁完了。说完，他点起他的旱烟，默默地坐在田埂上发呆，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想起那头老牛了。

阮巧如(通山)

稚嫩却又坚毅的面庞……四年的警校生涯，将我从一名少年锤炼成一名合格的预备警官，这段经历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激励着我努力前行。

2017年4月9日，我正式到高警咸宁大队报到，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与父亲成为了亲密战友。在一年多的工作实践中，我意识到警察这个职业外表光鲜的背后，充满着太多太多危险和挑战，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也更是深深地理解了爸爸长时间外出回家后的那种疲惫和走村串巷维护平安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人民警察，我将以父亲为榜样，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保障着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用公安民警的职责维护着这一片天空的宁静与祥和。

爱的守护神

周绪成(咸安)

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多个年头，可我一闭眼，就能清楚地记起他的模样，就像他没离开时一样，宠溺关爱的眼神，贴心包容的呵护，点点滴滴的瞬间温暖我的心房。

在我呱呱坠地后，听母亲讲，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般，慈祥的脸庞上本来就不大的一双小眼睛更笑成两条缝了！说起来我是老二，其实我是老四，我前面夭折了一个哥哥和姐，由于家庭特别贫穷，生活十分艰辛，母亲没有奶水，眼睁睁地无奈地饿病死亡。因此，生下我时，父母万分高兴。

牙牙学语时，我开口最先喊的是“爸爸”，于是爱吸烟的爸爸乐得咧开了嘴，露出那一颗颗黄黄的烟牙。懵懂中，我总少不了犯错误，也就是调皮，挨母亲的骂和打，溺爱我的父亲为我解围，替我挡着、护着。记得父亲没事时，便会把我托在他那宽大又坚实的有力的肩膀上去奔跑、散步，或将我放在他的大腿上，跷上跷下，玩得开心满足。这种玩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更是一种父爱的体现。记得父亲跟我们一起跳绳、捉迷藏、老鹰捉小鸡游戏，为我做陀螺，做竹高跷，做风筝、做灯笼……看到我们玩得开心，父亲也高兴。

父亲无论是在外地做苦力或上集市，回家时总不忘买些糖果给我们吃。夏天，为我们扇凉、驱赶蚊子；冬天，为我们盖被添暖……小时候，父爱是温暖的怀抱，父爱是宽厚的臂膀，父爱是蹭在脸上怪痒痒的胡茬，父爱是哄儿入睡时的轻轻哼唱的歌谣——父亲，成了我们的守护神。

父亲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平凡得我的笔尖无法捕捉他的优点。记得小时候，每当母亲不在家时，父亲在河里摸来很多小鱼做菜给我们吃，父亲不太会烧鱼，鱼里放些青椒，放些猪油，咸咸的，我们觉得特别好吃，有时把舍不得吃而待客的极少的腊肉、腊肠，放在米饭上蒸，腊肉、腊肠油渗到锅米饭里，米饭特别香，偷偷地夸父亲做的饭菜好吃。春分过后，老家门前空场有两棵香椿树，父亲爬上树上采摘椿树尖上的香椿嫩芽，洗净切细拌鸡蛋，然后下锅炒香椿鸡蛋，是我们的最爱。记得妹妹还小，母亲回娘家做客，小妹妹哭着要母亲，父亲就扛着小妹妹，在漆黑的夜晚，站在桥头哄妹妹转悠，直到她睡着了。父亲最疼爱小妹妹，在他心目中，男孩女孩都重要，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多彩多姿的童年时代，尽管物质匮乏，生活艰辛，父亲想方设法做些好吃的给我们吃，调养身体。父亲不惜一切代价，送我们读书。父亲就是靠集体出工挣分值，靠做些手艺，起早摸黑，勤耕苦做，省吃俭用，把我们养大成人，让我们多读书，有文化，不能像他们老一辈人受没文化之苦。读完小学又送我们读初中、高中，自己宁可不吃不喝，砸锅卖铁，也要我们多读书，读好书。父亲曾无数次地严厉要求我们，读书要勤奋、吃苦、争气，也曾无数次尽力满足我们的要求，给予我们尽量好的物质条件。

从懂事起，我便懂得了父亲二字的伟大与顶天立地。读高中时，周六回家，我觉察父亲头上开始密集的丝丝银发，父亲有点老了；父亲那疲劳的声音让我听出了他的憔悴与沧桑。这一刻，我完全读懂了父亲感性的、伟大的、深沉的爱！

父亲的一生勤劳苦做、善良憨厚，为了撑起这个家，从没说过一声累、一句苦。风雨耕耘黄土泥巴，五谷杂粮粗茶淡饭，鬓角苍白步履蹒跚……父亲用岁月的艰辛和耐力，用脊梁的挺拔和伟岸，雕塑一座山的形像！

父亲的老牛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他的老牛才是最亲密的伙伴。每天天刚亮，父亲就牵着老牛出门了，田畝的小河边，后山的坡地上，都长着绿油油的青草，老牛埋头啃草，舍不得观望一眼白雾笼罩的山谷和溪流，不紧不慢，直吃得肚儿浑圆，日上三竿，父亲才牵着它慢悠悠地往回走。

老牛是生产队分给我们几家的，包产到户了，十多亩水田和旱地都需要它耕作，父亲格外爱惜，即使农闲季节，也对它关爱有加，每次出门，回家总要割几捆嫩嫩的青草犒劳它。寒冬腊月，除了准备充足的稻草，父亲还会去山里的竹林打一些青青的竹叶，大寒或者大雪时，还会煮一些小麦喂养。

在老牛的帮助下，我们家那几年都获得了丰收，每年的粮食都吃不完，过年都有新衣服穿，有肉包饺子吃。为了更好地照顾老牛，父亲在正房边上搭建了一间砖瓦结构的牛棚，这在村子里算是“豪华”配置，别人家

最多用油毡和几根木头搭成简易的牛棚，寒冷的季节是透风的，只有我们家的老牛能享受温暖的冬季。

开春后，老牛开始大显身手，当各家都牵着牛开始春耕时，叔伯和大爷们总要比比谁家的牛更壮实彪悍，犁的地更深更多，无疑，我们家的老牛总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老牛迈开步子，使劲地拉着爬犁，父亲埋着头使劲得把稳犁尾，尖尖的梨头插进土地，新翻出的黑土像波浪一般往两边翻开，父亲扬起挂满汗珠的头，将军一般甩开鞭子，抽打着空气，不到两个时辰，一亩地就翻完了，然后父亲就牵着老牛去河边饮水、吃草、休息。

直到我生大病的那年，老牛已经在我们家呆了五六年。记得那年初冬，因为出门淋了雨，我发起高烧，由赤脚医生——我的三叔给我打针吃药，但一直不见好，十多天后三叔请来镇卫生院的大夫，大夫看了以后

事，没事，是刚才抓一个坏人时不小心划伤

了手，没有大碍。”这样的事例，在我的记忆中有很多很多。我当时不太明白父亲的工作，但我一直都知道，父亲是抓坏人的英雄。后来，听同学说我父亲是人民警察。从此，警察梦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没事的时候，我就戴着父亲的大檐帽对着镜子晃晃荡荡的学敬礼，特别喜欢看警察题材的影视剧，总想着父亲工作时是不是也像这些警察一样，总想着我什么时候也能当一名酷酷的女警察。

在我17岁那年，我成功地考上了湖北警官学院，成为一名正式的警校生。警校的生活充满着挑战，除了基础公安知识以及警务技能的学习，更多的是思想政治纪律、独立人格的培养。我依然记得清晨早训时嘹亮的番号声，记得上课时排列整齐的队伍，记得宿舍里干净整洁的地面，记得周围一张张

长大成了你

我的父亲是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穿警服的样子特别帅。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特别忙碌。小时候，我时常趴在自家窗台上看别

我的父亲是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穿警服的样子特别帅。